

全译本

中华传世名著精品

反经

双色图文珍藏版

〔唐〕赵蕤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全译本

中华传世名著精品

总策划：康瑛

责任编辑：康瑛

封面设计：黑马

反经

双色图文珍藏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惊爆价
超低10元本

ISBN 7-225-02477-9



9 787225 024776 >

ISBN 7-225-02477-9/I • 462

全套定价：210.00元（共21册）

【中华传世名著精品文库】

反经

全译本

双色图文珍藏版

双色

【唐】赵蕤

李春玲 译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经/李春玲译注.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12

(中华传世名著精品文库)

ISBN 7-225-02477-9

I. 反... II. 李... III. ①反经—选集 ②反经—注译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533 号

中华传世名著精品文库

反 经

李 剑 刘道英 主编

总 策 划: 康 瑛

责任编辑: 康 瑛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李春玲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57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25-02477-9/I·462

全套定价: 210.00 元 (共 21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前 言

《反经》，本名《长短经》，书中所论皆为“王伯（霸）经权之要”（纪晓岚语），旨在“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赵蕤语），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智谋奇书。全书共九卷六十四篇，整体框架是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内容上起尧舜，下迄隋唐，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两大主题，探讨经邦济世的长短纵横之术，品评前哲先贤的智勇奇谋，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既有理论上的探讨，也有策略上的权衡；既有对人物的品评，也有对得失的反思，可谓是集历代政治权谋与驭人之术的大成之作。因西汉“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纪晓岚语）《唐书·艺文志·杂家》著录作《长短要术》。成书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反经》作者赵蕤，字太宾，唐代梓州盖县（今四川省三台县南）人。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譎之谋，其言故不悖于儒者”（纪晓岚语）。但赵蕤能够胜出他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能从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原则出发，从另一角度考察历史上的人和事，





辨析历朝历代的治国安邦之策，强调再好的法令制度，无论它有多么严密与完善，终究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会有一些反作用；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局面又有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谋略与国策。作者以精辟独到的立论，寓意深刻的历史事例，警示大家勿忘以史为鉴，要客观看待古今治国之策。这正是书中《反经》、《是非》等篇的核心内容，也是今人称该书为《反经》的原因之所在；而这一名称又恰好与清代宋宗元的《正经》珠联璧合。

《反经》是唐宋以后为官为政的必读书，与《资治通鉴》相得益彰，乾隆皇帝曾为该书题诗：

盖县创为救弊论，爱憎吸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末原归理道谈。
宋刊弄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
卷原称十今失一，总目翻看余一篇。
既是梓州善经济，不应辟召又何焉？
津瀛文苑继家声，四库捶罗俾赞成。
邂逅世臣献遗简，向年论学忆西清。

对该书的主旨、原委作了概括，可见他对该书的重视。

为飨读者，我们从全书六十四篇中精选了若干篇，精选时以谋略、立论为主。原著的体例是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凡双行小注我们均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作者的原《序》我们依旧置于卷首，《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的《提要》我们附于书后。本书文字依文渊阁《四库全书》。

《反经》一书注文颇详，多引古书，文字较为艰深，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与理解，我们对难懂的字词进行了注释，然后又逐段进行了翻译，翻译时以直译为主，力求保持原书的语言风格。

条件所限，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2003年6月10日



目 录

长短经序	(1)	卷 四	
卷 一		霸 图	(123)
大 体	(5)	卷 五	
任 长	(11)	七雄略	(126)
量 才	(16)	卷 六	
论 士	(24)	三国权	(134)
卷 二		卷 七	
君 德	(45)	时 宜	(140)
卷 三		卷 八	
反 经	(52)	诡 信	(158)
是 非	(68)	用无用	(166)



昏 智	(169)	五 间	(205)
诡 俗	(175)	将 体	(215)
息 辩	(179)	攻 心	(224)
傲 礼	(184)	围 师	(227)
卷 九		变 通	(229)
序	(188)	奇 兵	(233)
道 德	(189)	《四库全书·长短经》	
天 时	(192)	提要	(234)
地 形	(196)		





长短经序

赵 蕤

【原文】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①。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②，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③，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



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④。若时逢狙诈^⑤，正道陵夷^⑥，欲宪章先王^⑦，广陈德化，

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駁道也^⑧。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⑨。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⑩。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注释】

①伎：通“技”。②驰骛（wù）：奔走。③奇正：古时用兵，以对阵交锋为正，设计邀截袭击为奇。④乖：背离，抵触。⑤狙诈：诡诈。⑥陵夷：衰落。⑦



宪章：效法。⑧駁：通“驳”，混杂，不纯。⑨揆（kuí）：尺度，准则。⑩辄：独，特。迺：招引。

【译文】

赵子说：制作车子的工匠，惟恐别人不富贵；制作弓箭的工匠，惟恐弓箭不伤人。难道是他们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这样的。由此可知，当代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读了纵横谋略之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就是先前就有的说法，是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深入探究它的根本，忧虑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扬美德。防微杜渐，预先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本始用意。

然而，在治国理民方面制定法规，它的弊端是必然导致混乱。如果出现了混乱，将如何补救？因此，统治天下，管理百姓，很少听说有因循旧制的。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故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要以此来取长补短，防范弊端。因此，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必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同样圣明，但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因时制宜、因事而变吗？因时制宜，典章制度随时而增损删改；因事而变，王道霸道随遇而各有所成。

所以，古代治国理民的人，方法有三：王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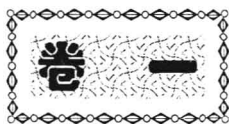




方法是教化百姓；霸道的方法是威慑百姓；强国的方法是胁迫百姓。各有各的施政方法，不可随便更换。管子（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邹子（邹忌）说：“政教礼教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切合实际就运用它，一旦过时就舍弃它。”由此看来，处在霸道的统治时代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处在强国的统治时代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就会乖谬相

背。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正道衰微，却想效法先王，广泛推行道德教化，这就好像等待越地水性好的人来拯救溺水者、请求那些高官大人来救火一样。好倒是好，可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的政治，黑白夹杂，不单纯使用道德教化。只求有所成就，不论具体方法；只强调大局而不拘守细枝末节。虽然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一致的。我担心一般的儒者被自己的学识所局限，不知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专门阐述长短纵横之术，引经据典论述古今通变之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定名《长短经》。本书的主旨在于巩固统治根基，革除时弊，兴亡治乱。所叙诸篇，都是历代的深谋远虑，经邦济世的至善之道。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仅仅是把我的见解陈述出来，抛砖引玉，以待后世贤哲继往开来。凡是有位之人，幸望详读此书。



大 体^①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政理国^②，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③：“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④，皋陶为理官^⑤，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⑥，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⑦；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





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⑧：“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能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注释】

①大体：根本，要点，原则。本篇论述君主的为政之要：抓大体，弃细务，善用贤者，从而成就大业。②政：通“正”。③傅子：西晋哲学家傅玄，著有《傅子》。④秩宗：礼官，主郊庙之官。⑤理官：司法官。⑥九赋：古代赋税，有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弊余九种。这里泛指各种事务。⑦子房：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⑧《人物志》：三国魏刘邵著。

【译文】

我听说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谋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荀子说：“做君主的，以善于管理别人为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傅子》说：“如果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诸侯国君分到土地，并牢固防守；朝廷三公总揽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在尧的时代，舜担任司徒，契担任司马，





禹担任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倕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管司法，益负责驯化野兽。这些事尧一件也不做，凭什么做帝王？而这九个人却做臣子，其中的缘故是什么？这是因为尧了解各种政务，让这九个人各自根据自己的才能供奉自己的职事，而他们又都各胜己任并成就了自己的功业。尧于是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负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拥有天下的原因。”

〔《人物志》中说：“一官之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国之政，是以无味调和五味。所以臣子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君王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臣子以善于进言为有才能，君王以善于听取为有才能；臣子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君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各自的凭依不同，所以君主才能驾驭众多有才能的人。”〕

【原文】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①，



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②：“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③；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注释】

① 五音：宫、商、角、徵(zhǐ)、羽，也叫五声。②《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等撰，内容大旨归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但亦糅合先秦各家学说。③王良：春秋时晋国的善御马者。

【译文】

所以说，知人，是君王之道；知事，是臣子之道。无形的东西，才是万物的主宰；没有端始的东西，才是万事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领。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做百官之事，却能做万物的主宰。君王恪守君道，百官各司其事，自古就是这样。



先王通晓这一道理，所以利用不属自己拥有的东西就像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一样，这才是真正通晓了为君之道。

〔《淮南子》说：“巧匠建造宫室，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矩尺，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已经做好了，而人们并不知有规、矩、准绳，只是赞赏巧匠。宫室已经建成了，而人们并不理会巧匠，却都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



荀子说：“君主想要善射中微，不如用后羿；想要善御致远，不如用王良；想要协调统一天下，不如任用贤德聪明的君子。这样，操劳甚少，做事不多，而成就的功名却很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用不属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就像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一样的意思。〕

【原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①：“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②：“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